文通

序

昔古聖開物成務廢結繩而造書契於是文字興焉夫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形也聲也閱世遞變而相沿訛謬至不可殫極上古渺矣漢承秦火鄭許輩起務究元本而小學廼權輿焉自漢而降小學旁分各有專門歐陽永叔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許愼作說文於是有偏旁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於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則謂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統類而要删之不外

訓詁、音韻、字書三者之學而已、三者之學至我　朝始備、大
備、凡詁釋之難、點畫之細、音韻之微、靡不詳稽旁證求其至當、
然其得失、異同、匯萃與嗜奇者、又往往互相主奴、衆訟紛紜莫
衷一是、則以字形字聲閱世而不能不變、今欲於屢變之後以
返求天未變之先難矣、蓋所以證其未變之形與聲者、第據此
已變者耳、藉令沿源討流、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
之訛、一畫之誤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點畫音韻千變萬化、其
賦以形而命[redacted]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聲其聲、
以神其形聲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
少變、蓋形與聲之最易變者、就每字言之、而形聲變、而猶有不

變名詭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曰有序曰有章即此有形有聲之字施之於用各得其宜而著爲文者也傳曰物相雜謂之文釋名謂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錦繡然也今字形字聲之最易變者則載籍極博轉使學者無所適從突而會集衆字以成文其道終不變者則古無傳焉士生今日而不讀書爲文章則已士生今日而讀書爲文章將發古人之所未發而又與學者以易知易能其道奚從哉學記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其疏云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通雅引作離經辨句謂麗于六經使時習之先辨其句讀也徐邈音豆皇甫茂正云讀

書未知句度下視服杜度卽讀所謂句心也然則古人小學必先講解經理斷絕句讀也明矣夫知所以斷絕句讀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讀之義劉氏文心雕龍云夫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顧振本知一之故劉氏亦未有發明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書聽其終日伊吾及少長也則爲之師者就書衍說至於逐字之部分類別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且同一字也有弁於句首者有殿於句尾者以及句讀先後參差之所以然塾師因昧然也而一二經師自命與攻乎古文詞者語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

而明之耳未可以言傳也噫嘻此豈非循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後生學者將何考藝而問道焉上稽經史旁及諸子百家下至志書小說凡措字遣辭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傳後者博引相參要皆有一成不變之例愚故罔揣固陋取四書三傳史漢韓文為歷代文詞升降之宗兼及諸子語策為之字櫛句比繁稱博引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窮古今之斷篇字裏行間渙然冰釋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為一書名曰文通部分為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學者各自不同而其承用之名亦各有主義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與夫軍中之令司官之式皆自為條例以

及屈平之騷、修莊周之因是、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橫、所立之
解、均不可移置他書、若非預爲詮解、標其立義之所在、而爲之
界說、閱者必洸洋而不知所謂、故以正名冠焉、次論實字、凡字
有義理可解者、皆曰實字、即其字所有之義而類之、或主之、或
賓之、或先焉、或後焉、皆隨其義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
得其當、次論虛字、凡字無義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辭氣之不足
者、曰虛字、劉彥和云、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
者、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虛字所助、蓋不外此
三端、而以類別之者、因是已、字類既判、而聯字分疆、胥有定准、
故以論句豆終焉、雖然、學問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

授受者心營意造然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而劉氏所論之文心蘇轍氏所論之文氣要不難一蹴貫通也余特怪伊古以來皆以文學有不可授受者在併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講焉爰積十餘年之勤求探討以成此編蓋將探夫自有文字以來至今未宣之秘奥啓其緘縢導後人以先路掛一漏萬知所不免所望後起有同志者悉心領悟隨時補正以臻美備則愚十餘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丹徒馬建忠序

後序

荀卿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夫曰羣者豈惟羣其形乎哉亦曰羣其意耳而所以羣今人之意者則有話所以羣古今人之意者則惟字傳曰形聲相益之謂字夫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字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高下淸濁其變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頂圓方趾散處於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盧祖倉頡而爲左行爲右行爲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羣即同所祖而世與世相禪則字形之由圓而方由繁而簡字聲之由舌而齒而脣而遞相變羣之勢亦幾於渙且盡矣然而言語不達者極九譯而辭意相通矣形聲或異

者通訓詁而經義孔昭矣蓋所見爲不同者惟此已形已聲之字皆人爲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種之或黃或白或紫或黑之鈞是人也天皆賦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則常探討蓄莘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拉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別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於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則此編之所以成也而或曰吾子之於西學其形而上者性命之精微天人之交際與夫天律人律之淑身淑世以及古今治敎之因革下至富國富民之體用縱橫捭闔之權策而度數重化水熱光電製器尙象

之形而下者浩浩乎淵淵乎深者測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細者入無間既無不目寓而心識之間嘗徵其用於理財
使事恢恢乎其有餘矣今下闕之撫初成上下交困而伺
者與國六七岌岌乎識時務者方將孔孟西學蒭狗文字也今
吾子不出所學以乘時焉何勞精敝神於人所唾棄者爲是時
不馮唐而子自馮唐也何居曰天下無一非道而文以載之人
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載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
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學以致其
道余觀泰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爲文
無不明習而後視其性之所近肆力於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

學而專精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學有用之學計吾國童年能讀書者固少讀書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時爲文而以其餘年講道明理以備他日之用者蓋萬無一焉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學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後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積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

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而後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然後及其年力富强之時以學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國之書籍其理道可知將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則是書也不特可羣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將舉夫宇下之凡以口舌點畫以達其心中之意者將大羣焉夫如是胥吾京陔億兆之人民而羣其材力羣其心思以求夫實用而後能自羣不爲他羣所羣則爲此書者正可謂識當時之務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丹徒馬建忠又序

例言

是書本旨專論句讀而句讀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讀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從其類類別而後進論夫句讀焉夫字類與句讀古書無論及者故字類與字在句讀所居先後之處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語曰必也正名乎是書所論者三首正名次字類次句讀

古經籍歷數千年傳誦至今其字句渾然初無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書迭見者有他書互見者是宜博引旁證互相比儗因其當然以進求其所同所異之所以然而後著爲典則義類昭然但其間不無得失所望後之同志匡其不

逮、俾臻美備、

此書在泰西名爲葛郎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云學文之程式也、各國皆有本國之葛郎瑪、大旨相似、所異者音韻與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學切音、而後授以葛郎瑪、凡字之分類、與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於此無不文從字順、而後進學格致數度、旁及輿圖史乘、綽有餘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書係仿葛郎瑪而作、後先次序、皆有定程、觀是書者、稍一凌躐、必至無從領悟、如能自始至終、循序漸進、將逐條詳加體味、不惟執筆學中國古文詞、卽有左宜右宜之妙、其於學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視自來學西文者、蓋事半功倍矣、

構文之道不外虛實兩字實字其體骨虛字其神情也而經傳中實字易訓虛字難釋顏氏家訓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獨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經傳之詞氣最為近似然亦時有結鞫爲病者至以虛實之字措諸句讀閒凡操筆爲文者皆知其當然而其當然之所以然雖經師通儒亦有所不知閻潛邱謂孟子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兩句中之其兩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兩句之法相似何爲之焉二字變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兩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變凡此之類曾以叩攻小學者則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

如是、是書爲之曲證分解、辨析、毫釐、務令學者知所區別、而後施之於文、各得其當、若未得其眞解、必將窮年累月、伊吾不輟、執筆之下、猶且與耳謀、與口謀、方能審其取舍、勞逸難易迥殊霄壤、

此書爲古今來特創之書、凡事屬創見者、未可徒託空言、必確有憑證、而後能見信於人、爲文之道、古人遠勝今人、則時運升降爲之也、古文之運有三變焉、春秋之世、文運以神、論語之神淡、繫辭之神化、左傳之神雋、檀弓之神疏、莊周之神逸、周秦以後文運以氣、國語之氣樸、國策之氣勁、史記之氣鬱、漢書之氣凝、而孟子則獨得浩然之氣、下此則韓愈氏之文、較諸以上之

運神運氣者、愈爲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爲憑證者、至韓愈氏而止、先乎韓文而非以上所數者、如公羊穀梁荀子管子亦間取焉、惟排偶聲律者等之自鄶以下耳、凡所引書、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書中正文、只敘義例、不參引書句、則大旨易明、正文內各句有須引書爲證者、則從十三經註疏體、皆低一格寫、示與正文有別、

引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與公羊穀梁、只舉論孟學庸公穀一字以冠引書之首、國語國策只舉語策、而以所引語策之國名冠之、公穀之後、綴以某公某年、引左氏則不稱左、單標公名與其

年、莊子只稱篇名、史記只稱某某本紀、某某世家列傳、八書亦如之、前漢只稱某帝某傳某志、若引他史、必稱史名、如後漢三國晉書之類、韓文單舉篇名、且刪其可省者、

諸所引書、實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証為法、其不加法者、則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詞經史百家姚姬傳氏之所類纂、曾文正之所雜鈔、旁加詩賦詞曲、下至八股時文、蓋無有能外其法者、

凡引書句、易與上下文牽合誤讀、今於所引書句俱用小字居中、印於所引書名篇名之旁、以線誌之、以示區別、

文通目錄

文通卷三

文通卷四
實字

文通卷七
虛字

文通卷八
虛字一

文通卷九

文通卷十
句讀

丹徒馬建忠

正名卷之一

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義之所在者、曰界說、

界之云者、所以限其義之所止、使無越畔也、書中所命之名、有因儒先所經用者、有今所特創者、今爲各立界說、而命義乃明、至其因者、或與儒先之義攸乖、而創者又或見爲揑湊、而不能醒目、兩者知所不免、然且爲之以便論說、不惟名義一正、則書中同名者必同義、而誤會可免、

界說一　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實字、無解而惟以助實字之情態者、曰虛字、實字之類五、虛字之類四、

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立一于耑、畢終於亥、皆有事物可解、未見字有無解者、不知說文惟解字原、原其初所以成此文字者、必有所指名、故無無解之字、而虛字則概皆假借於有解之字、如焉爲鳥名、爲爲母猴之屬、故字原原無無解者也、翻閱往籍、往往以所攸其斯凡曰孰得諸有解者、與夫焉則以而、諸無解者同科、又以何必未無、是非、諸有本義者、等諸於雖及矣焉哉乎也、諸無義者之字、互相混淆、不可枚舉、先儒書內、與有以動字名爲虛字、以與實字對待者、近世曾滌生氏與人書云、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朝朝日、秋夕夕

月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以上兩字同者上一字皆實字也下一字則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飼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韓文之步有新船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字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設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以上曾氏之說是以動字爲虛字者也然若焉哉乎也諸字（焉哉乎也諸字本書始謂之虛字例見後）不知

曾氏將何以名之。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虛實諸字、先後錯用、自無定例、讀者無所適從、今以諸有解者爲實字、無解者爲虛字、是爲字法之大宗、其別則實字有五、虛字有四、外此無字。故虛實兩宗、可抱括一切字。

界說二　凡實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省曰名。

事物二字、一切畢賅矣。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河海華嶽、人倫之君臣父子、物之有形者也。怪力亂神、利命與仁、物之無形者也。而所教者文行忠信、所治者德禮政刑、所得者位祿名壽、所藝者禮樂射御書數、皆事也、皆名也。凡目所見、耳所聞、口所嗜、鼻所嗅、四肢之所觸、與夫心之所志、意之所感

舉凡別聲被色與無聲無臭苟可以語言稱之者、無非事也、無非物也無非名也、

界說三　凡實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

事物有在當前者不必名也、以爾我彼此諸字指之、其不在當前而其名稱已稱之於前者、以後可以其之是此諸字指之、以免重複、論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彼奪其民時、公莊二十三夫何敢、是將爲亂乎、以上吾女我爾彼夫是諸字、皆代當前所稱名之人也、又孟王見之、之指文之牛、孟是乃仁術也、是指前文所言不忍之心、孟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兩其字卽指管晏、孟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此字指前引鴟鴞之義、詩有之是其此諸字以指前文、前文可不必重言、蓋有所以代之矣、故曰代字、代字之異於名者、名因事物而各殊、代字則所指異而爲字則一、先儒或以代字列諸虛字、或謂爲死字、而無有與名爲比者、蓋未知夫凡代者、必與所代者同其體用耳、故代字者不變之名也、用與名同、

界說四　凡實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動字、

天下事物隨所在而必見其有行、其行與行相續、即有由此達彼之一境、所謂動也、故實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動字、夫事物無一時無行、即無一時不動、其動之顯者、爲之飛魚之

躍、犬之吠、雞之鳴、其隱者、如制心之克伐怨欲、學詩之興觀羣怨、大之則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晅、精之則鈎深致遠、知來數往、而生財之生食為用、道國之敬信節愛、處世之用行舍藏、行道之立道綏動、學修之切磋琢磨、誠之之學問思辨、凡心之感、與意之之、皆動字也、動字與活字無別、不曰活字、而曰動字者、活字對待者曰死字、未便於用、不若動字對待之為靜字之愈也、

界說五　凡實字以肖事物之形者、曰靜字、

形者、言乎事物已有之情境也、故靜字與動字兩相對待、靜字言已然之情景、動字言當然之行動、行動必由事物而發、

而情景亦必附事物而著、如但曰長短、曰輕重、曰多寡、曰大小、則懸而無憑、又誰知長短者何、輕重者何、多寡者何、大小者何哉、必曰布帛長短同、麻縷絲絮輕重同、五穀多寡同、屨大小同、而後所言不齊之情、乃有所屬矣、夫然而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至聖之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與夫荀子榮辱篇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皆靜字也、

界說六　凡實字以貌動靜之容者、曰狀字、

事物不齊之情、有靜字以形之、而事物之行、亦至不一也、一

人之語默行止有疾徐輕重久暫之別、故學欲博問欲審思欲慎辨欲明行欲篤、皆以貌動字之容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君子謙謙、王臣蹇蹇、大人諤諤、重言之以狀其容、孟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紛紛然、狀交易之容也、孟匍匐往將食之、匍匐狀艱往之容、不特此也、凡記事物所動之時與所動之處、亦狀字也、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其東西南三字各記敗喪受辱之處、孟王庶幾朝暮見、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朝暮明日昔者今日諸語皆以記其時也、用同狀字、論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善美兩靜字、盡狀字、以狀善美之進境、而未又兩狀字、則又兼狀狀字與靜字矣、凡狀字、必先於其所狀

右實字之類凡五

界說七　凡虛字以聯實字相關之義者、曰介字、

凡文中實字孰先孰後、原有一定之理、以識其互相維繫之情、而維繫之情、有非先後之序所能畢達者、因假虛字以明之、所謂介字也、介字也者、凡實字有維繫相關之情、介於其間以聯之耳、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孟子同我兩不相關者也、介以與字、所以明孟子對我發言之義、又宋地名、與言又不相關也、介以於字、以明發言之地、與於二字、皆介字

也。孟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兩之字、介於兩名之間、以明相屬之義也、軌非他處之軌、乃在城門內者、力非他力、乃兩馬所發者。孟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刃之於殺不相涉也、介以以字、明其殺之所以也、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以字同上、

界說八　凡虛字用以為提承展轉字句者、統曰連字、

字句相接、不外提承展轉四者、皆假虛字以明其義。論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若字用以提舉仁而論者也、則字直承上文、抑字略轉上義、則字又為承接、要皆用以相連句讀而已、論富而可求也、雖執

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而字有假設意所以展拓也、雖字跌進一層、兼展轉兩意、如字亦展轉上意、皆爲連字、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今字用以起下承上也、論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今字承上起下也、

界說九　凡虛字用以煞字與句讀者、曰助字、

凡字句但以實字砌成者、其決斷婉轉虛神、未易傳出、於是有也矣乎哉諸字、以之頓煞、而神情畢露矣、所謂助字者、蓋以助實字、以達字句內應有之神情也、孟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三也字煞三句、皆以表決斷口氣也、孟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也字所以頓讀、即以起下、示句意

未盡絕也矣字所以決其事之有也耳字有惟此之意焉代字也若以此處焉字亦作爲助字者誤矣解見後論恐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矣字所以煞讀亦以起下也論於從政乎何有乎字亦以呼起下文也孟賢者亦樂此乎乎字以詢問亦以煞句也論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巧言令色鮮矣仁煥乎其有文章也矣乎三字今以助一字而已故同一助字或以助字或以助讀或以助句皆可惟在作文者善爲驅使耳其詳見後

界說十　凡虛字以鳴人心中不平之聲者曰嘆字

文中遇有哀樂不平之感喟因用虛字以肖其聲如書經中

之都俞吁咈諸書中之嗚呼噫嘻皆無義理惟以心中所發

哀樂之聲故曰嘆字

右虛字之類凡四

字類凡九舉凡一切或有解或無解與夫有形可形有聲可聲

之字胥賅矣

字分九類足類一切之字無字無可歸之類亦類外無不歸

之字矣

字各有義而一字有不止一義者古人所謂望文生義者此也

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故字類者亦類其義焉耳

字有一字一義者亦有一字數義者後儒以字義不一而別

以四聲古無是也凡字之有數義者未能拘於一類必須相其句中所處之位乃可類焉經籍中往往有一句中疊用一字而其義不同者論求之與抑與之與第一與字爲動字上下兩與皆虛字也論夫子之求之也上之虛字也下之代字也孟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第二之字虛字上下兩之解往也動字也淮陰侯列傳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兩前將字解用也動字也末將字名也公宣六勇士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前門字名也後門字解守也動字也閨字同德充符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止字四用止水之止靜字言水不流之形也惟止與衆

止兩止字泛論一切不動之物名也能止之止有使然之意動字也是一止字而兼三類矣（蕭相國世家 夫置衛衛君以寵君也）兩衛字上衛兵也名也下衛護守也動字也凡此之類不可枚舉讀者當自得之

字無定義故無定類而欲知其類當先知上下之文義何如耳

夫文者集句而成如錦繡然故謂之文欲知文當識句

界說十一　凡字相配而辭意已全者曰句

文心雕龍云置言有位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彊所謂聯字者字與字相配也分疆者蓋辭意已全也句者所以達心中之意而意有兩端焉一則所意之事物也夫

事物不能虛意也一則事物之情或動或靜也意達於外曰詞說文云意內而言外曰詞

界說十二　凡以言所爲語之事物者曰起詞

起者猶云句讀之緣起也

界說十三　凡以言起詞所有之動靜者曰語詞

語者所以言夫起辭也語字之義雖泛而一切可賅焉論子說一句子名也起詞志所爲語也說動字語詞也所以語起詞之事蓋記者見漆雕開對語之後欲記子之有所動也故先言子而後記其說論孔子行孔子起詞行語詞記者於三日不朝之後見子之行也故先言孔子而後言行凡句讀必

有起語兩詞、兩詞之長短不同、而大旨不外乎是、此取最簡明者以爲則、論佛肸召子欲往、兩平句、佛肸爲起詞、召其語詞也、子起詞、欲往、兩動字、其意相貫、語詞也、孟彼奪其民時彼、起詞、指暴君也、奪民時、其語詞也、凡欲知書中若者爲起詞、若者爲語詞、設問便明、如子說句、說者誰、子也、子爲起詞、子何事、曰說、說其語詞也、然則句之成也、必有起語兩詞也明矣、蓋意非兩端不明、而句非兩語不成、

論來予與爾言、來一字絕句、書往欽哉、往一字絕句、人間世曰密若無言、密一字絕句、則句似有無庸兩詞者、不知曰來曰往曰密、皆對語口氣、其起詞卽爲與語者、當前卽是、故無

席賓言也、

字之爲語詞者、動字居多、而動即行也、既曰行矣、則行必有所自發者、亦必有所止、使所止者、即爲所自發者、則其行存乎發者之內、而非止乎外也、不然、則其行出自發者、將有所止於外也、

孟王笑、笑動字也、笑之行、王發之、惟王自覺之而已、其行未交乎外也、又子說、說之行、子自覺之、其行亦未交乎外也、人所見者、笑與說之效耳、而未與笑說之行相交相引也、論吾

從衆、從動字也、從之行發自夫子、而止於衆也、論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愛動字、發自子貢與夫子、而所施及者、一則其羊、

一則其禮也、然則動字、統分兩宗、

界說十四　凡動字之行仍存乎發者之內者、曰內動字、省曰內動、

界說十五　凡動字之行發而止乎外者、曰外動字、省曰外動、

界說十六　凡名代之字、後乎外動而爲其行所及者、曰止詞、

夫然、語詞之爲內動字者、雖隻字亦足以見意、如子說之說、王笑之笑是也、蓋曰子說、曰王笑、而其意已明、若語詞之爲外動字者、概有止詞以續之、設如吾從衆而僅曰吾從、則不知所從之爲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而惟曰我愛爾愛、則不知所愛之維何、必伸之曰從衆、曰其羊其禮、而詞意乃擧達

矣、齊物論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行止坐起、皆內動也、故隻字可見、惡、論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說內動字無止詞、見外動字、南子其止詞也、東方朔傳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楚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而天下亂、作起興、皆外動也、故續以止詞、畔散亂內動字也、故無起詞、徐無鬼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慕外動字也、蟻與羊肉其止詞也、以上所論之語詞、皆動字也、動字之為語詞、凡以言起詞之行也、若語詞言起詞之何似何若、狀其已然之情者、當以靜字為主、靜字後乎起詞、而用作語詞、所以斷言其為何如也、惟靜字為語詞、則名曰表詞、所以表白其為如何者、亦以別於止詞耳、

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愚魯辟喭、各後乎其名、所以斷柴之爲愚、參之爲魯、師之爲辟、由之爲喭、而用如語詞、各成其句、因以表白諸賢之性爲何如、故曰表詞。李斯傳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廣多大衆彊勇、靜字、各後乎名、皆表其名爲何如耳。

起詞表詞之中、間有以是非爲即諸字參之者、或於句讀收處、尾以乎歟也矣諸助字、或兩者兼用者、皆以表決斷口氣也。又或表詞不用靜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靜字、以表起詞之爲何耳。

論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和斯兩字、一名也、一代

字也、皆起詞也、貴與美兩靜字、其表詞也、間以爲字、所以決其兩是也、庸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六靜字、以爲表詞、助以也字、以決言其如是也、賈誼傳且天下非小弱也、小弱兩靜字、天下之表詞、非以決其不然、更以也字助之、項羽本紀梁父即楚將項燕、則字所以斷梁父之爲楚將某也、楚將名字、用爲表詞、以表梁父爲何人也、論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爲是皆決辭、參於起表兩詞之間、誰與孔某一代字一名字、皆表詞也、問曰爲誰、答曰爲孔某、兩句問答、有決辭而無助字、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又兩句一問一答、則有

決辭、而兼助字矣、故曰文無定法、惟其是爾、雖然無法之中、
未始無法、法詳於後、

前論名代諸字與動靜諸字所有相涉之義、已立有起詞語詞
止詞表詞諸色名目、今復以名代諸字位諸句讀、相其孰先孰
後之序、而更立名稱、凡以便於論說而已、

界說十七　凡名代諸字在句讀中、所序之位、曰次、

界說十八　凡名代諸字、爲句讀之起詞者、其所處位曰主次、

界說十九　凡名代諸字爲止詞者、其所處位曰賓次、

主賓者、義取對待、亦猶起止之義、互相照應耳、故詞分起止
者、以言句讀所集之字、而次分賓主者、以言諸字所序之位、

其實起詞之於主次止詞之於賓次一也故不更引書以明之

文中遇有數名連用而意有偏正者則先偏於正

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兩名字連用雖似天字作主而明其爲天之時正意恰在時則天字意轉偏故先之地利人和亦此解也

兩名之中意有偏正者每參之字以明屬偏於正之意雖行文者不必盡參之字然偏正兩名之中加之字者其常也

論道千乘之國千乘與國兩名字也正意在國千乘者明其爲何如之國參以之字以表千乘之屬於國耳孟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兵革之利、胥是例也、

界說二十　凡數名連用而意有偏正者、則正意位後、謂之正次、

界說二十一　凡數名連用而意有偏正者、偏者居先、謂之偏次、

正者對偏而言、凡在主賓次而爲偏次所先者、亦曰正次、而以言句讀中所處之位、則仍以主賓爲次焉、

霍光傳　君行周公之事、　君者主次、事者賓次、事對周公偏次言、則爲正次、霍光傳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禍主次、而亦爲正

天者則對賓氏偏次言之也、

介字所以聯實字有相關之義者而爲所聯者即其所司之詞、

界說二十二　凡名代諸字爲介字所司者曰司詞、司詞之次、亦爲賓次、

孟王坐於堂上、於介字、堂上其司詞、於堂上、以言王坐之處也、即以聯堂上與王兩實字也、孟殺人以挺與刄有以異乎、挺刄兩名、與字聯之、上以字、介字以聯挺刄與殺也、下以字、用法另詳、孟斧斤以時入山林、以介字以明可入之時、即以聯時與入兩實字也、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三爲字皆各介所司之詞於敺

字、以明何爲而敺也、與字以聯桀紂兩名也、漢召信臣傳、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爲於以三个字各以聯司詞與動字也、

由是觀之、凡所以達意、莫要於起詞與語詞耳、語詞而爲外動字者、槪有止詞以續之、語詞而爲表詞者、則靜字其常、而名代諸字亦可用焉、至句讀中所有介字、蓋以足實字之意焉爾、介字與其司詞、統曰加詞、所以加於句讀以足起語諸詞之意、要之起詞語詞兩者備而辭意已全者、曰句、

界說二十三　凡有起語兩詞而辭意未全者、曰讀、讀之式不一、或用如句中起詞者、或用如句中止詞者、則與名代諸字無

異、或兼附於起止兩詞以表其已然者、則視同靜字、或有狀句中之動字者、則與狀字同功、此大較也、詳後卷、

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起詞、得天下也語詞、合之爲一讀、而爲以仁之起詞、以動字、仁止詞、合之爲語詞、共爲一句、設惟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則辭意未伸、故謂之曰讀、繼之曰以仁、語氣足矣、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倣此、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兩句猶云仁而遺其親者、未有也云云、故以仁而遺其親者爲讀、爲未有之止詞、有字用法不一、有有起詞與止詞者、如周有八士之類、有無起詞而惟有止詞者、如有孺子歌曰之類、孟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丑所見者何，王之敬子也，所未見者何，予之所以敬王也。王之敬子與所以敬王兩讀，各爲見字止詞。孟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民起詞，恐其語詞，所恐者何，非第曰王也，乃王之不好勇也。故以王不好勇一讀爲恐之止詞。王乃讀之起詞，不好勇其語詞也。不，狀字，以狀好字也。以上兩讀之可爲起止詞者。

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大事小者一讀，句之起詞也。者字乃泛指人君，而爲讀之起詞。事小其語詞，以介字。大以之司詞，言何以事小之狀也。此以大事小者五字連成，乃囫圇設一事小之人在，故此讀用同靜字。樂天者，句之表詞。樂天

者三字亦讀也者字亦泛指人君爲讀之起詞樂天其語靜
而樂爲動字天其止詞也此句煞以也字有決爲如是之詞
氣合兩讀以達意而正句在其中矣劉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皆欲赴愬於王天下至者字一讀也而爲句之起詞以表何
如之人故視同靜字者字讀之起詞欲疾其君其語詞也欲
赴愬於王句之語詞也劉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管仲句之
起詞曾西之所不爲一讀表詞也曾西讀之起詞爲動字所
代字指管仲猶云管仲乃曾西不爲之人以明管仲爲何如
人用如靜字即爲句之表詞也煞以也字直決之辭氣也劉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抑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共六讀、而仲子所居之室、以及所食之粟兩讀、爲起詞、餘皆表詞也、以上引讀之可爲靜字者、

讀之狀句中動字者、或記行事之處、或明行事之時、或敘作事之故、或肖行事之式、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當在宋也一讀、起詞孟子自謂、不言可知、且下有予字、辭氣已串、在宋、其語詞、也字以頓讀也、亦以重明其時也、此讀記將有遠行之處、并記其時也、孟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我、起詞、處畎畝之中、其語詞、豈若兩狀字、以狀處字、以明假爲相比之意、共爲一讀、以記樂道之所、此記行事之處

也至記成事之時者如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堯舜既沒一讀記道衰之時孟比其反也明凍餒其妻子比其反也一讀記凍餒之時其記作事之故者如孟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懼一讀明作春秋之由孟有寒疾不可以風有寒疾明不可以風之故孟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父兄不足而恐其不能盡事兩讀以明問孟子之故而父兄百官不足於我又為恐其不能盡事之故至有事之式者如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若至也為讀望雲霓以狀民望之式孟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猶至也為讀此以諸侯之失國比士之失位皆謂比讀乃狀

讀中之一也、比讀皆後置、不若他讀概置於前、以上所引諸讀之式、舉隅耳、其詳見後、

右界說凡十三、大抵用以集句也、文心雕龍有云、位言曰句、蓋句讀所集之字、各有定位、不可易也、觀乎界說、証以所引、凡起詞必先乎語詞、語詞而爲外動字也、則止詞後焉、如爲內動字也、不必有後之者矣、間有介字與其司詞、繫乎內動字而爲加詞者、則先後無常、語詞而爲表詞也者、亦必後乎起詞、凡狀詞必先其所狀、夫靜字以肖事物者、亦所以狀名代字也、故先所肖焉、推此意也、讀之爲起止詞者、先後各從其位、其用若狀詞者、亦必先其所狀、不先者、惟以爲所比之讀耳、此句讀集字與

其所位之大都也、

今取史記孔子世家贊分註逐字之類以爲式、

余(代字)讀(外動)孔氏(名字)書、(名字)想見(兩連動字)其(代字)爲(動字)人(名字)適(內動)魯(地名)觀(外動)仲尼廟堂(皆名字)車服(同上)禮器(同上)諸(靜字)生(名字)以(介字)時(名字)習(動字)禮(名字)其(代字)家、(名字)余(代字)低徊(狀字)留(內動)之(代字)不(狀字)能(動字)去(內動)云、(外動)天(名字)下(靜字)君王(兩名)至(外內動)於(介字)賢(靜字)人(名字)衆(靜字)矣、(助字)當(動字)時(名字)則(連字)榮(內動)沒(內動)則(連字)已(內動)焉、(助字)孔子(名字)布衣(兩名)傳(外動)十(靜字)餘(同上)世(名字)學(動字)者(代字)宗(外動)之、(代字)自(介字)天(名字)子(名字)王侯(兩名)中(靜字)國(名字)言(外動)六(靜字)藝(名字)者、(代字)折(動字)中(名字)於(介字)夫(靜字)子、(名字)可(動字)謂(同上)至(狀字)聖(靜字)矣、(助字)

今仍前書、於逐字下註其所居之次以爲式、

余主次居首讀語詞後置孔氏偏次在先書讀之止詞在實次又爲正次故後之想見語詞也其起詞

承上余字其讀之起詞爲語詞人賓次又其爲人三字成讀乃想見之止詞適語詞其起詞仍承上文余字

魯司詞含一於字猶云於魯也觀語詞其起詞同上仲尼偏次廟堂亦在偏次然爲仲尼之正次

車服禮器觀之止詞而四字皆居正次猶云仲尼之廟堂中所陳之車服以及禮器也諸靜字言生之多

少故先之生起詞以介字時其司詞習生之語詞禮習之止詞其代字而居偏次家司詞猶云於其

家也余起詞低徊狀留字故先之留語詞之止詞不狀詞故先之能去語詞云助字後殿以明

所述之事天偏次下偏次天之正次君王兩正次猶云天之下之君王衆矣之起詞至於并作介字用

賢人介字司詞衆矣表詞當語詞其起詞蒙上君王等字時止詞則連字榮語詞沒[illegible]則

已焉亦語詞孔子布衣也詞傳語詞十餘世司詞含於字也學者起詞宗之語詞

自（介字）天子王侯（皆司詞）中國（偏次、舊云中國之音大人云）言（語詞）六藝（止詞）者（接代）（起詞必後置、又自天字至者字、皆析之起詞）折（語詞）中（作止詞用）於（介字）夫子（其司詞）可（語詞、其起詞承上文、即夫子）謂（動字、附於可字）至聖矣（表詞）

以上言起詞者、即主次也、言止詞者、即賓次也、下仍引前書、爲註句讀先後以明之。

余讀孔氏書（此讀也、所以言想見之時與想見之由、皆以狀想見也、故先之、）想見（句中語詞）其爲人（自成爲讀、乃想見之止詞）適魯（魯地之讀、以表所觀之地、狀讀、故先焉、）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此書所觀之器、下言習入之人、）諸生以時（以時加詞、言習之時、故亦先焉、）習禮其家（諸生至其家、言習禮之人、可作一讀、亦爲人之止詞、至此句止）余低徊留之（讀也、言不能去之故、故先焉、）不能去云、（至此句止）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至此爲起詞）衆矣、（句一）當時（讀言時

則榮句沒讀言時則已焉句兩小平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下餘世爲加詞至此一句學者宗之又句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至此爲頓折而爲起詞中於夫子句以上之句亦可作讀觀皆以言至聖之所出可謂至聖矣句止

右界說都計二十三凡以正名也閱者先將界說之義玩索有得以知其命意之所指與其孰先孰後之位而後接觀下卷方能了然切勿以其淺易而忽視之也

文通卷之一終